不会勾起橘君的回忆而开始的高中生活，虽然也很快乐，但总是觉得身体轻飘飘地浮在半空，脚步也走不稳。

把学习之类的事情都抛诸脑后，除了玩还是玩。虽然是有很多女生的女子教会学校，但游手好闲的学生也有很多。早熟的学生也很多。

「我给你介绍男生认识吧」

被别人这样说了许多次。但是，有希的回答很坚决。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因为同情这样的有希，有一次一个叫YUKA的朋友提议去见见橘君的新女朋友。

「要是不知道对方是个怎样的女子，夺回橘君的作战计划也定不下来啊。有希，你怎么也舍不得他是吧。也许只是个不怎么样的女子啊，我们去监视一下敌人的行动吧」

虽然不太情愿，但她这么说，也许真的是这样也不一定。如果可以的话，想重新抢回橘君，既有这样的强烈愿望，也非常想看看他的新女朋友到底是怎样的女子。

第二天，放学后来到函馆车站埋伏着。乘电车上学的那个女子，应该必须经过这里才对。和YUKA两人站着，有希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个女子。

「还没来啊」

和异常紧张的有希相比，YUKA不知为何好像很期待。

虽然不是为了正式地见面，而只是偷偷地看一眼，有希也用睫毛液把睫毛弄得长长的，精心地涂了口红。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的。总觉得不想输给她，而且也有可能和橘君见上一面。如果只是个不怎么样的女子也可以装作偶遇，展现一个成熟的自己给他看。那么说不定橘君还会关注一下自己……

这样想着，有希变得心潮澎湃。

「啊，来了来了！」

YUKA大声地叫了出来。

「……哪个？」

抑制着心中的激动有希拼命地凝视着对面。

「呐，那个女的。那个蘑菇头的……」

「……那个像南野阳子的？」

YUKA却惊得整个身子往后仰。

「何止是像啊，简直一模一样嘛！」

连走路的姿势都很优雅的她，有着不属于高中一年级生的成熟。白白的皮肤，大大的黑眼睛，秀丽中还隐约透着一股妖媚的气息。甚至如此巧合地在和南野阳子同样的地方也有一颗黑痣。

「那个女的，因为一直和各种男生交往过而很有名啊。虽然只是传闻是个坏女生，看来真的是这样呢。既然性格那么不好为什么那些男的还要跟在她屁股后面转啊」

YUKA叮咛地说

「……怎么办？」

看到有希呆若木鸡的样子，YUKA很遗憾地小声说

「……不可以的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两人很自然地顺着有希的下半身看了过去。

因为被甩的心理压力这阵子稍微有点暴食症倾向的有希，现在的体重已经突破了50公斤的大关。

「今天谢谢了。那么，我走了」

有希无力地说。

「喂，虽然你那么不开心我们也……」

「……不好啦」

对着像是在念着咒语一样的有希，YUKA试着说一起回去也被拒绝了。

步履蹒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有希感觉一切都正向自己远去。不管怎么思念着橘君，他都正渐渐地远离着自己。即使对方早已变心，将那些悲伤的回忆视为珍宝的自己仍然十分凄惨。可以想象那个直到现在还将一起照的照片和生日时收到的礼物小心保存的自己是多么的像一个笨蛋。

就像为了一扫心中的郁闷而仰望天空，在那即将降临的湛蓝夜幕的边缘，可以隐约看见橙色的亮光。

「为什么就没有一件好事呢～」

从那时候起，这成了有希的一句口头禅。

有这样的刺激怎么也是件好事。因为寂寞，有希在那些不分时日的日子里就像打了亢奋剂一样，无所顾忌地做了不少坏事。学会了吸烟和喝酒，有希渐渐成了校内那群引人注目的学生之一。

曾经试过在家里吸食稀释剂，直到失去了知觉而被父亲痛打。

也试过因为扒窃而被学校训导，让姐姐过来为她赎身。

在被老实的姐姐训斥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想到“人不能走入迷途”。

将不明含义的物理公式抄在笔记本上的那时，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十月小阳春日的午后。朦朦胧胧无力和意识作斗争地伏在桌上的有希，突然感觉到有谁在摇动着她的肩膀，睁开了眼睛。

「有希，是有希吗？」

「啊？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叫做京子的朋友。

「课早就下了啊。比起那个，你知道从早上开始大家就被叫去一个一个地调查的事吗？」

「你在说什么啊？」

「就是会被指导老师一个一个地叫出去，让我们说出其他人都做了什么坏事啊。我和你也会被叫出去的」

「很不道德啊！那不就是要我们出卖同伴吗？」

「就是这样」

「但是，会知道谁告密了吗？」

「无论是谁，说是到现在为止被叫出去的人全部都已经告密了啊」

「不会吧」

「不会有假。喂，有希你怎么办呢？被叫出去的话准备告密吗」

「不会的，绝对」

「这样啊。总之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哦」

但是，那样说的京子，却把有希的名字给捅了出来。

在教导处被盘问的时候，有希开始感觉到这些损友之间羁绊的脆弱。

「磯谷同学。你也应该知道别人做了什么事吧？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放心把名字说出来吧。那样的话就可以免除停学处分了。」

老师威胁着说。

「不知道」

有希平淡地反复回答。

不是因为同伴的意识有多强，而是讨厌沦落为那种为了减轻自己的惩罚而说出同伴的事，简单地就把同伴出卖的人。

对着怎么问也不肯说的有希，老师再也没好气地说

「我知道了。请你的母亲来一趟学校吧」

「从明天开始停学两个星期」

和妈妈站在一起听到了这样的判决。

「在爸爸的脸上抹黑了……」

这样说着，妈妈哭了出来。

爸爸什么也说不出口。

结果因为那件事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有守口如瓶而自己退学的同伴，也有劝他们不要这样做的同伴。剩下的就是，不知为何只作停学处分的朋友和那些“出卖了同伴”的家伙。

有希的心中好像摆脱了什么似的。

停学时间过了以后，有希对之前过火的游玩已经再也没有兴趣了。